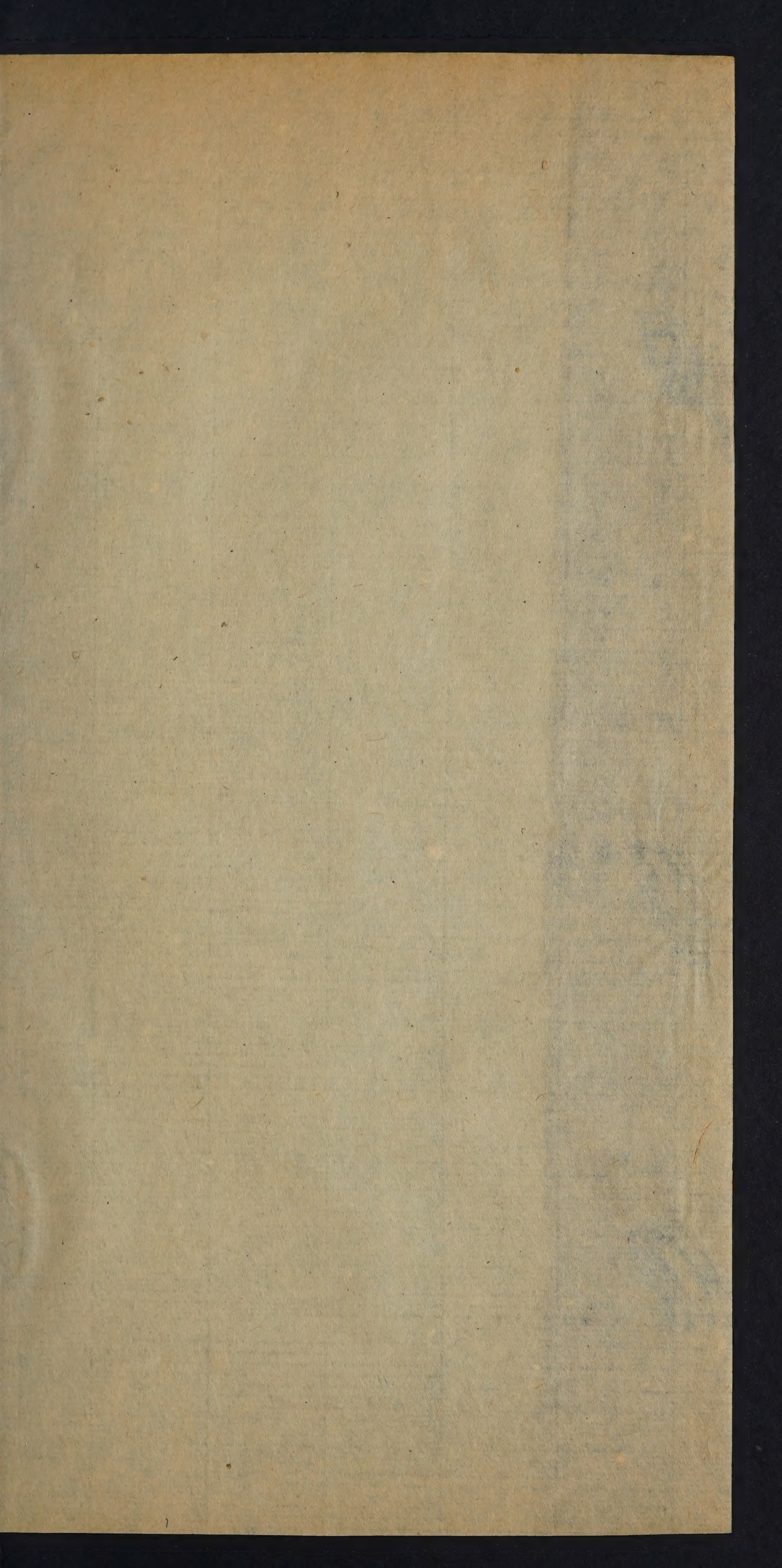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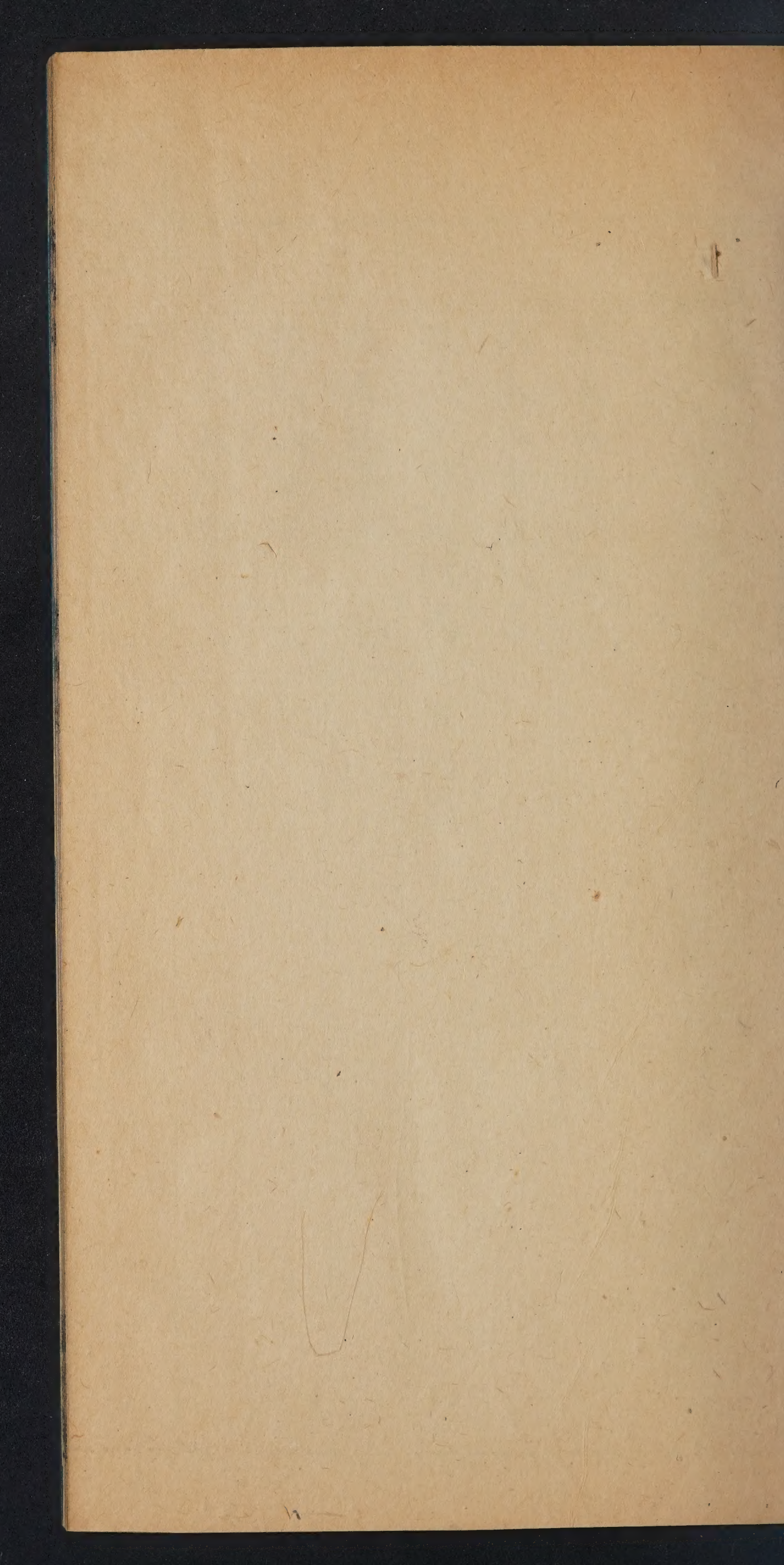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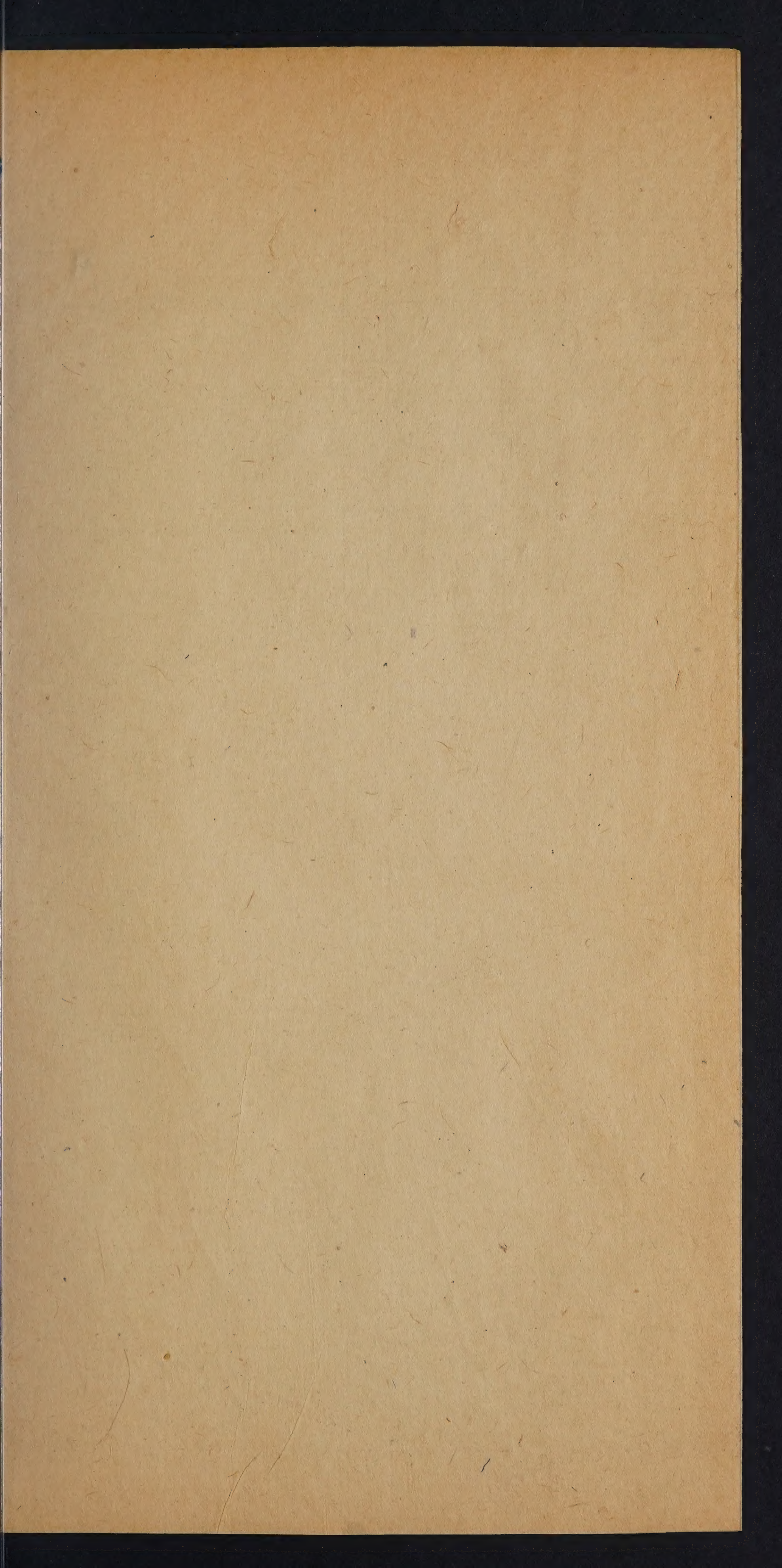








宋文鑑目錄

卷十三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文歸目錄卷十三終

宋文歸卷十三

竟陵鍾　惺伯敬父選評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叅訂

張耒再上鄧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嘵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力勢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造而嘗之善詞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顛非

隨世汩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恥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奪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絶與世而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恐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抉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宜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歸於通衢庶幾有闕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跡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

銳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鍾惺曰引退之以自況有叩門拙言辭之意而言外淒惋特甚

張耒上唐運判書

耒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其嘗疑之。天下亟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

孫鑛曰晚世公卿盡皆如此

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故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同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肰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賢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踈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亾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肰紬忞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

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序而泰之。不過論衆。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聞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賓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漓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其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遜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

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茅坤曰高論動人

鍾惺曰妙在始終不説入己身而旨趣深遠

張耒答李文炳為兄立謚簡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寔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亦門人私謚文中孟郊亦韓愈張籍謚以貞曜肰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寔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顔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

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寔者没賢兄之懿人寔聞之其不至公卿而亦不得使有司題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寔茍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寔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顧更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鑱紙且留此條改定即當下筆潜易亟罪

鍾惺曰正色而對想見古文人不茍處

張耒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弊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衆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習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

孫鑛曰妙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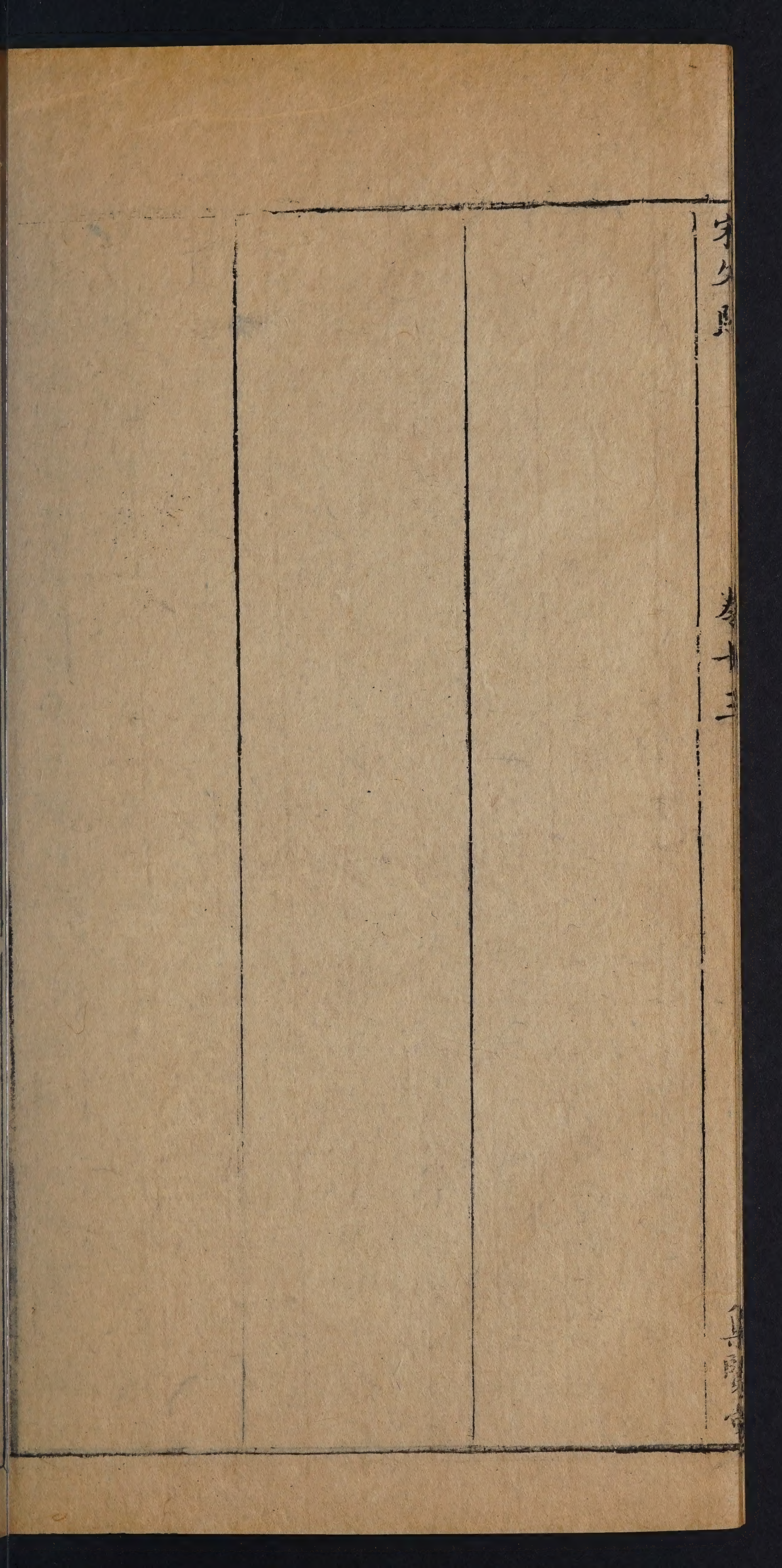
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與寒暑不治藥石為口之所食肆辭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秊必壯者也深居與處豢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簡進而矣艾鍼砭焫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亦幾之矣覺夫天下之不願取辯於法法如此而世

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治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治亂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爲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治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治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窮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

而有怨怒忌之雖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
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
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
之緒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
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求厭之心則其淳氣美
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
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偽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
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
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茅坤曰世風之薄皆思良法以挽之而不知人心之久壞於法也

讀此惘然



張耒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貶而調伏其倔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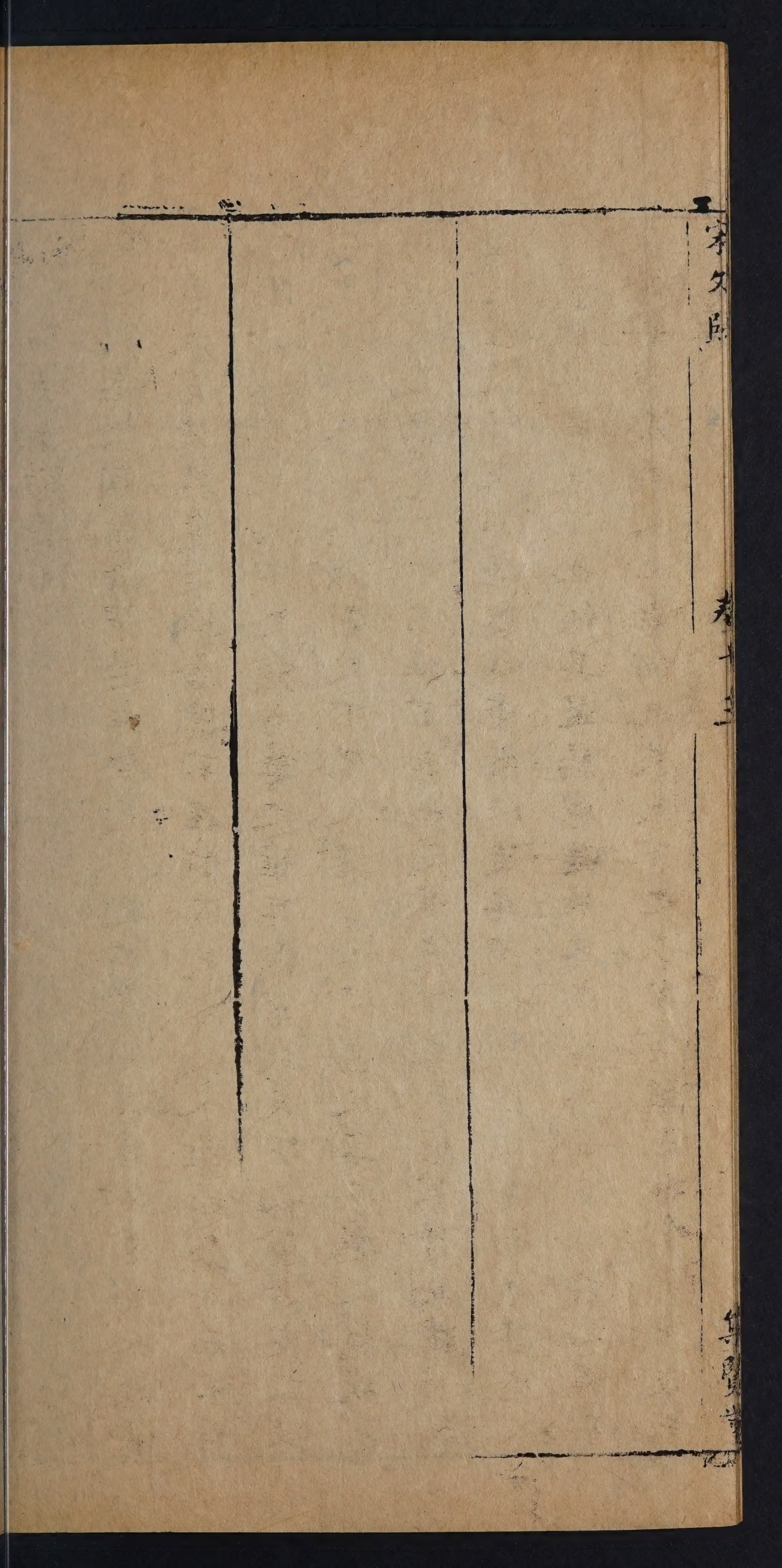
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怗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又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杰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故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

陳仁錫曰善於論政

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疵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名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殺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為生成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

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箴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權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成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鍾惺曰、養天下扵樸固善。肰風教日開、淳龐日散。亦時之無可柰何者也。但立法扵上者、不可不知此意。



張耒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忘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忘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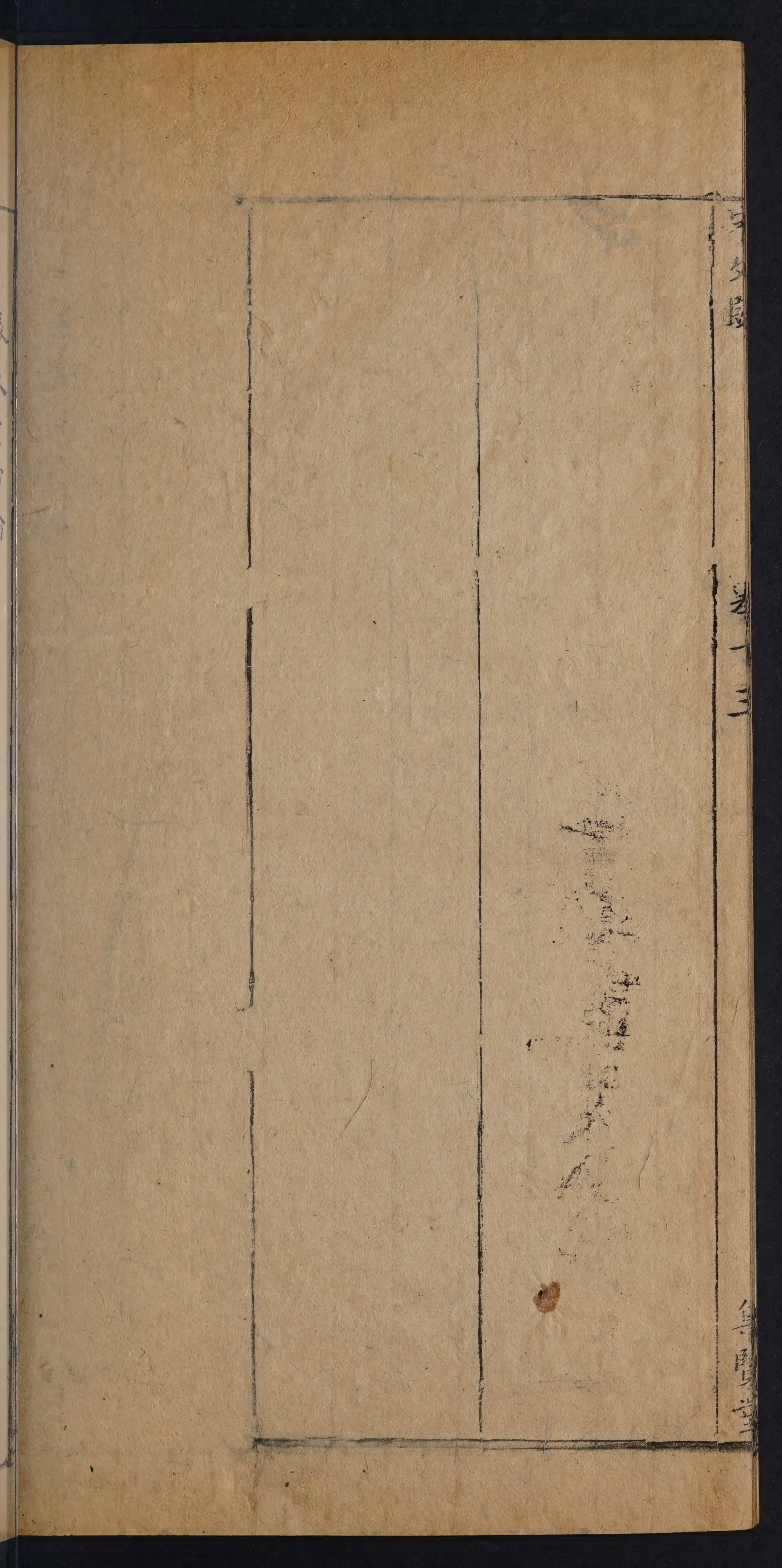
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伺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揖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致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

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奬勝而蠱逞進位而畢黨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奔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借叅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叅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持

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竟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公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齊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尊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冥矣

唐順之曰總是發明孟氏先義後利之意而言之條暢警策深於

風俗有補



寺中以辨
清明透

張耒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

鍾惺曰數語實條侯知己

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拂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刼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廹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然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

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孫鑛曰。眼明識高。立論自確。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攜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

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

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鍾惺曰所謂文章貧奇色此足以當之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霜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寔津者燥皆斂藏其精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挽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

孫鑛曰介性人涉世往往受世苦

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蹇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福譽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

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艸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

譚元春曰見道之言

悍懽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還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竄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鍾惺曰學問俱從閱歷中得來故言之親切有味



陳仁錫曰說得涉世數語盡之

張耒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崇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貪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寔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失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於術簡而周智者為術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從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巧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以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

愚而從宗曰以昏酒内聽婦言其為計豈無如是之良者耶卒之發崇籍者劉氏也使崇籍繆計不通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鍾惺曰自古奸雄枉心塗而備諸詭態只知以此取富貴而不知適足以此貫禍害雖天道妙於天人而寔人謀之獲罪於天也

觀此可省

黃魯曰九層之論

張耒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恩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鍾惺曰高識明眼可與論古



張耒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道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来嘆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薾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薾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薾然也坐吾語

茅坤曰言言至理

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還而為痞横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繇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肢不步而慄薾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

陳仁錫曰直說破治國是大家手筆

月而小康終季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遡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瘵矣商君見其瘵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瘵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瘵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懽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懽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

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痛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觀而憂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攖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稍衰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

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未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鍾惺曰。儒者崇論王道。不啻舌敝。而世猶有襍霸之思。此只僧醫一喻。就秦一証。而王霸之辨了然。使人心眼。

